廣豔異編

廣艷異編卷之二十六

卬月軒主人彙次

獸部一

張全

益州刺史張全養一駿馬甚保惜之唯自乘跨左右皆不敢輕跨每令二人晚夕以專飼飲忽一日其馬化為一婦人美麗奇絕立於廐中左右遂白張公張公親至廐視其婦人前拜而言曰妾本是燕中婦人因癖好駿馬每觀之必嘆美其駿逸後數年忽自醉倒俄然化成駿馬因躍出隨意南走近將千里被一人收之以至於君廐

君保惜今偶自追恨為一畜生淚下入地被地神上奏[illegible]
天帝遂有命再還舊業思往事如夢覺張公大驚異之安
存於家經十餘載其婦人忽爾求還鄉張公未允之閉
人仰天號呼自撲其身復忽化為駿馬衝突而出不知所
之

連少連

饒州安仁書生連少連其父仲舉下世獨與母居年甫弱
冠就館於近村富家館相距半里諸生暮歸唯一童作伴
當春夜月明燈下誦讀忽聞簷間欬聲擧目視之紫衣老
媼豐順皤腹已在側出語通殷勤問為誰曰媒人也東里

蕭家有小娘子姿色絕豔如神仙中人慕秀才容儀請入父母願為夫婦使我來道意且家快性幾說便要成辛勿遲緩生曰無乃太急乎我談笑得一好妻豈不大願然要俟歸白母雖正貧悴須畧備納采問名之禮始為允當媼曰秀才終歲辛苦所獲幾何今蕭女奩具萬計及早成婚即日可化窮薄為豪富但一諾立諧矣生沉吟良久許之方頃刻去而復來携兩小鬟先至便有數黃衫卒施供張數茵几金玉錦繡雜然盈前尚未疑決聆笙簫之音錚淳漸近翠幢寶蓋畫扇團列女子下花輿席地步入真國色也生目眙心蕩默自計曰姑與之結好則室中之物[illegible]

所有耳媒㷠已知之咄曰秀才何得遽起薄倖之念生[illegible]謝曰無之就席酒半始合巹覺女有間有牛吻氣乃詭以礪地迫招盜悉收歛器皿金帛于篋中加之鑰焉一羊頭人自外持梃入喝曰不得無禮俄頃風滅燭一切奔散月色依然闃無所覩隱約聞樂聲趍主人家祠堂內小童熟聽促之起吹燈發籠㮰㮰然并已之衣衾書篋亦羽化生惶惑待早走告主翁翁驚嘆不已因於祠後訪之則有一牛一羊乃儲以祀祖者彷彿是其怪云

山莊夜怪錄

大中年有寧茵秀才假大僚莊於南山下棟宇半壞牆垣

又嘗因夜風清月朗吟詠之餘代門聯倣桃符樣
處士想幸有數畝將處士形容推琢言詞源洛曰某田野
之士力耕之從向畎畝而辛勤與農夫而齊類巢居側近
觀風月皎潔閑君吟詠故來奉謁閑曰某山居甚僻農具
為隣蓬蓽既深輪跡罕至此見訪斷鷰侯頻聞處士
之業如何特曰某年少時見前輩生引所每讀春秋至潁
考叔挾輈以走恨不得佐助其間讀史記至田單破燕之
計恨不得奮擊其間讀東漢至光武新野之戰恨不得騁
躡其間此三事快意俱不能逢但恨恨耳今則老倒又無
嗣子空懷舐犢之悲耳又某徐孺子弔郭林宗言曰往

一束其人如玉其人如玉郎不敢當生芻一束堪令諷[illegible]
俄聞人叩門曰南山班寅將軍奉謁蒯遂延入氣貌嚴[illegible]
吉趣剛猛及二班相見亦甚慰意寅曰老兄知得姓之根
本否特曰昔吳太伯逃荊蠻斷髮文身因茲遂有班姓寅
曰老兄大妄殊不知根本且班氏出自鬬穀於菟有文班
之像因以命姓遠祖姑婕妤辭輦大有稱於漢皆有傳
於史其後英傑間生蟬聯不絕後漢有班超立功萬里外
封定遠侯其為虎賁中郎將官在武班因有過竄於山林
晝伏夜遊露迹隱形但偷生耳適聞松吹月高墻外閑步
聞君吟詠因來追謁況遇當家大增慰悅寅因覩其棋局在

床謂特曰願接此一局特遂忻然為之良久未有勝負菌譏之教特一兩著寅曰主人真是高手否菌曰苦管中窺豹時見一班兩班寅笑曰大有微機真一發而豹遂傾菌壺請飲及罷局而飲數巡寅請俗脯脩以送酒菌出鹿脯寅齧決須臾而盡特咀不如菌詰曰何故不食特曰無上齒不能咀嚼故也數巡後二班使酒作劇言語紛挐特曰弟倚爪牙之士而若相凌邪寅曰老慿軾之士若相舐何也特曰弟誇猛毅之軀若值人如卞莊子子當為粉矣寅曰兄誇壯勇之力若值人如庖丁當碎頭皮耳菌前摘前脯刀長尺餘菌怒而言曰其有尺刀在是士[illegible]

鏡但且飲酒勿喧也二客懷悚久之特舉曹植詩曰萁在釜下然豆在釜中泣此一聯甚不惡寅曰鄙詩云鵲鳩樹上鳴意在麻子地俱大笑菌曰無多言各請賦詩一章菌曰曉讀雲水靜夜吟山月高焉能履虎尾豈用學牛刀寅繼之曰但得居林藪焉能當路蹲渡河何所適終是怯劉琨特曰無非憐寧戚終是怯庖丁若遇龍爲守蹄跡向北溟菌覽之曰大是奇才寅見菌稱特奇才大怒拂衣而起曰甯生何當此輩自古只有班馬之才豈有班牛之才且我生三日便欲噬人此人況偷我姓氏但未能共語者盖惡傷其類耳遂曰終不能搖尾於君門下乃長揖而去特

亦怒曰吾人車者白眉君今白額豈復有人延譽耶何相怒如斯耶遂出洞及明視其門外唯虎跡牛蹤而已寯生方悟昔之數百步入家庭莊內有一老牸牛臥而猶帶酒氣虎即入山薗後更不若此而歸京

韓生

唐貞元中有大理評事韓生者僑居西河郡南有一馬甚豪駿嘗一日清晨忽委首於櫪汗而且喘若涉遠而殆者圉人怪之具白於韓生韓生怒曰若盜馬夜出使吾馬力殆誰之罪耶乃令朴馬圉人無以爲辭遂杆至明日其馬又汗而喘圉人竊異之莫可測是夕圉人臥於廐舍闔

乃於隙中窺之忽見韓生所畜黑犬至廐中且嗥且躍俄化為一大人衣冠盡黑既挾鞍致馬上駕而去行至門門垣甚高其黑衣人以鞭擊馬躍而過黑衣若乘馬而去遠来既下馬解鞍其黑衣人又嗥躍還化為犬圉人驚異不敢洩於人後一夕黑犬又駕馬而去及曉方歸圉人因尋馬蹤以天雨新霽歷歷可辨直至南十餘里一古墓前馬跡方絕圉人乃結茅齋於墓側来夕先止於齋中以伺之夜將分黑衣人果乘馬而来下馬繫於野樹其人入墓與數輩言笑極歡圉人在茅齋中俯而聽之不敢動近食頃黑衣人告去數輩送出墓至於野有一褐衣者謂黑衣

人曰韓氏名籍今安在黑衣人曰吾已收在牛壽練石下吾子無以憂褐衣者曰無輕洩洩則禍及吾黨黑衣人曰謹受教褐衣人曰韓氏雖貴有名乎曰未也吾何有守郎編於名籍不敢忘褐衣者曰明夕再來當得以笑語而黑衣催去及曉闔人歸遂以其事密告於韓生生即命以肉誘其犬犬即至因以繩系乃次所聞遂窮牛壽練石下果得一軸書具載韓氏兄弟妻子家僮名氏紀莫不具其蓋所謂韓氏名籍也有子生一月矣獨此子不書所謂稚兒未字也韓生大異致犬於庭鞭而殺之熟其肉以食家僮已而率隣居子千餘輩執弧矢兵仗至郡南古墓前發其墓中有

敝犬毛狀皆異盡殺之以歸

天元鄧將軍

宋室趙善蹈少時遇九華周先生傳靈寶大法行持多驗效泰化丈人華松妻王氏美而蕩為祟所憑初於黃昏間見少婦盛飾從女僕張青蓋自外來稍近則變為好少年著白衣手使出諸相嘲戲王氏傾挹之自以為適我願與之同寢頃之松入室燭如常夕然睡覺則榻床下如是幾月一夢中與此郎同乘寶車登殿入朱門華屋苑囿皆名花節物長如熙春景時淳熙八年冬也其家良以為苦人教之符禮邀趙君趙至略無懼色乃以法印印

其胸俄若醉醒方與少年共飲忽亦於使者有司直前
求少年飲避從使者歸是夜祟不至越三日復來趨始
舒擅行法焚香禹步令童求丁弟於香煙處熟視物象蕃
其術能煙中探光點刃殺漸開如箕至極大如鼻鬼剎喦
物悉現可與通言語柳郭氏子年十一歲見神人火將繞
引瑚珊等而坐旁列吏卒威容凜凜郭拜請神名位神曰
吾人不若召鄰將守也郭啟曰此祟已三夕不來今忽又
至願將軍速治之神笑曰此非鬼非祟特一獸耳吾為匿
靈之神彼乃至微之物大抵畜產之死不當瘞埋況羞之
日辰相符合為精怪茲復何疑諸董相視失色趨卽[illegible]

〔[illegible]仆親戚宦游邑州還鄉以一黑犬見贈質狀異於常如其故
犬蓄養十餘歲而死不忍置於刀機用古人敝蓋不棄之
義裝以青繖瘞於屋後豈其是歟今已三年矣試發土驗
視與初死時[illegible] 其皮毛儼然因白將軍乞取而斷於壇前
將軍曰君是[illegible] 曾請易否豈不知精氣為物遊魂為變
[illegible]以迴氣變其[illegible] 何孟董又請滅精爽將軍曰此物積氣
觸人耳 法師解穢范請於趙為之破穢迫暮郭
生見武[illegible] 少年至將軍叱速復本形逡巡成大黑
犬將軍[illegible] [illegible]初法師奏之上帝明日拜章過夜半黃衣
道士[illegible] [illegible]從空下手執文牘若奏章後書四字郭

甥見之問所書謂何將軍曰照條處斬萬劍卒聊斷犬為

三董氏乃取原尸剉割投諸水婦人頃甦義將居於奉化

嘗預薦名用己酉霈澤得將仕郎

白將軍

杜脩己者越人也著醫術其妻即趙州富人薛贇之女也性淫逸脩己家養一白犬甚愛之每與珍饌食後脩己出其犬突入室內欲嚙薛氏仍有似奸私之意薛因怪而問之曰欲私我也若然則勿嚙我犬即搖尾遂登床薛氏[illegible]而私焉其犬略不異於人爾後每脩己出必奸淫無度一日方在室內同寢忽脩己自外入見之欲殺犬犬[illegible]

巳怒出其妻薛氏歸薛贇後半年其犬忽突入薛贇家嚙銜薛氏背而背負走出家人趂奔之不及不知所之犬負薛氏直入恒山内潛之每至夜即下山竊所食之物晝則守薛氏經一年薛氏有孕生一子形貌雖如人而徧身有白毛薛氏止於山中撫養之又一年其犬忽死薛乃抱此子逃遁出入冀州乞食有知此事者遂詣薛贇以告贇乃令家人取歸後其所生子年十七形貌醜陋性復凶惡每私走出去作盜則或旬日或數月即復還薛贇患之欲殺焉薛氏乃泣戒其子曰爾是一白犬之子也幼時我不忍殺爾今日在薛家豈可更不謹若更私走出外為賊薛家

入殺師恐以爾累我當既之其子大號哭而言曰我禀犬之氣而生也無人心好殺為賊白然耳何以我為過薛贇能容我耶容之不能容我當與我一言何殺我也果不容我我其適矣不復來薛氏堅留之不得乃謂曰去即可又何不時來一省我也我是汝之母豈忍永不相見其子又號泣而言曰後三年我復一來矣遂白携劍拜母而去後及三年其子果領群盜千餘人自稱為白將軍既入拜其母後令群盜盡殺薛贇之家唯留其母仍焚其宅舍携母而去

黃撅神

定州刺史鄭宏之解褐為尉尉之廨也久無人居屋宇頹毀草蔓荒涼宏之至官雜草脩屋就居之吏人固爭請宏之無入宏之曰行正直何懼妖鬼吾性強禦終不可移居之一日夜中宏之獨卧前堂堂下明火有貴人從百餘騎來至庭下怒曰何人唐突敢居於此命牽下宏之不答牽者至堂不敢逼宏之乃起貴人命一長人令取宏之長人昇階循墻而走吹滅諸燈燈皆盡唯宏之前一燈存焉長人前欲滅之宏之仗劍擊長人流血灑地長人乃走貴人漸衆逼宏之宏之具衣冠請與同坐言談通宵情甚款洽宏之知其無備拔劍擊之貴人傷左右扶之遁去王今見損如

何乃引去既而宏之命從徒百人纍其血至北垣下有小穴方寸血入其中宏之命掘之入地一丈得狐大小數十頭宏之盡執之穴下又掘丈餘得大窟有老狐裸而無毛據土床坐諸狐侍之者十餘頭宏之盡拘之老狐言曰無害予予祐汝宏之命積薪堂下火作投諸狐盡焚之次及老狐狐乃搏頰請曰吾已千歲能與天通殺予不祥捨我何害宏之乃不殺鎖之庭槐初夜中有諸神鬼自稱山林川澤叢祠之神來謁之再拜言曰不知大王罹禍乃[illegible]欲脫王而若無計老狐頷之明夜又諸社鬼朝之亦如[illegible]神之言後夜有神自稱黃撅多將翼從至狐所害[illegible]

何忽如此因以手攬鏁鎖為之絕狐亦化為人相與去宏之〻走追之不及矣宏之以為黃撅之名乃狗號也此中豈有狗名黃撅者乎既曙乃召胥吏問之吏曰縣倉有狗老矣不知所至以其無尾故號為黃撅豈此犬為妖乎宏之命取之既至鏁繫將就烹犬人言曰吾實黃撅神也君勿害我〻〻將隨君君有善惡皆預告吾豈不夫與宏之屏人與語乃釋之犬化為人與宏之言夜久乃去宏之〻掌寇盜忽有劫賊數十人入界止逆旅黃撅神來告宏之曰某處有盜將行劫為之可遣官宏之〻擒之果得遂遷秩焉後宏之累任將遷神必預告至如硤谷常令迴避因有不中者

之大獲其報自寧州刺史改定州神與之訣去以是人謂

宏之祿盡矣宏之至州兩歲風疾去官

胡志忠

處州小將胡志忠奉使之越夜夢一物犬首人質告忠曰某不食歲餘聞公有會稽之役必當止吾館矣能減所食見沽乎忠夢中不諾明早遂行夜止山館館吏曰此廳常有妖物或能為祟不待寢食請止東廳忠曰吾正直可以御鬼怪勇力可以排妖邪何妖之有促令進膳方下[illegible]有異物其狀甚偉當盤而立侍者懾退不敢傍顧志忠[illegible]多乃起而擊之異物連有傷痛之聲聲如犬語甚分明

請止請止若不止未知誰死忠運臂愈疾異物又疾呼因
班兒何在纔有一物自屏外来閃然而進忠又擊之然[illegible]
聽帶解力若不勝僕夫無計能救乃以彗撲羅曳入於東
閤頓仆之聲如壞墻然未久志忠冠帶儼然而出復就坐
命膝亭無一言唯顧其閤時時咨嗟而已明日將行封[illegible]
其門囑館吏曰候吾回駕而後啓之汝若潛開禍必及汝
言訖遂行旬餘乃還止於館索筆硯泣題其戶曰恃勇禍
必嬰恃強勢必傾胡為萬金子而與惡物爭休將逝魂[illegible]
此庭止於此館歸冥冥題訖以筆擲地而失所在執筆者
甚怖覺微風觸面而散吏具狀申刺史乃遣吏啓其戶而

忠與班累二大俱仆於西隅矣

尹縱之

尹縱之元和四年八月肄業中條山西峯月朗風清必於嘯鼓琴以怡衷一夕聞簷外步履聲若女子行者縱之遽謂曰行者何人曰妾山下王氏女所居不遠每聞郎君吟詠鼓琴之聲未嘗不傾耳向風凝思於蓬戶以父母訓嚴不敢來聽今夕因親有適人者父母俱往妾乃獨止復聞父慕之聲故來潛聽不期郎之聞也縱之曰居止接近[illegible]相見是常既來聽琴何不入座縱之出迎女子乃拜縱之[illegible]略復之引以入戶設榻命坐儀貌風態綽約異常但耳[illegible]

縱之以為真村女之在者也山居閑寂頗積愁思得此甚愜心也命僕具菓煮茗彈琴以怡之山深景靜琴思清越女意歡極因留宿女辭曰父母知何縱之曰喜會是避固不夜歸五更將後閉戶為獨宿者父母曙到亦何覺之女笑而止相得之歡誓將白首綢繆之意無不備盡天欲曙衣服將歸縱之深念慮其得歸而難召也思留質以繫之顧床前有青花鞋履遽起取一隻鎖於櫃中女泣曰妾更無它屐所以承足止此耳郎若留之當跣足而去父母召問以何說告焉枝固不辭絕將來之望也縱之不聽女泣曰妾父母嚴聞此惡聲不復存命豈以承歡一宵遂令夜

謝繾綣之言猶未絕耳不忘陋拙許妾再侍枕席毋夕尊長寢後猶可潛來若終留之終將殺妾非深念之道也燭縲之歡棄不旋踵耳且信誓安在又拜乞曰但請與之如一夕不至任言於隣里自五更至晚泣拜床前言辭萬端縱之以其辭懇益疑堅留之將明又不敢住又泣曰是殺前生負郎君送命於此然郎之用心神理所殛脩文求名終無成矣收淚而去縱之以通宵之倦忽寢熱日及窓方覺聞床前腥氣起而視之則一方凝血在地點點而去遂開櫃驗篋乃猪蹄殼也遽策杖尋血而行至山下王[illegible]猪圈血蹤入焉乃視之一大母猪無後右蹄殼血剝[illegible]

見縱之怒目而是縱之告王朝朝執弓矢逐之一矢而斃其年縱之下山求貢雖聲華藉甚然終無成豈負豕之罪歟

蓬瀛真人

黃巖林氏子少年未娶讀書於家塾善邀紫姑稍暇則焚香設乩而來者多女仙或自稱蓬瀛真人祝子因生妄想猝業無驗久之一仙下臨容色姸麗但肌膚不甚白皙祝惑之留與共宿欣然無難詞自是每夕必至經半歲形軀日削且厭厭短氣父母意其適但館約束僕隸勿使縱游然此子固未嘗出戶庭但夜枕間切切與人私語僕竊聽者

皆莫得開其家唯一子毋愛之特甚密扣詰之祝不得已始叙相見之因云此女往来已累月矣無問寒暖只皂色衣似言不欲衒服豔粧以招窺看其出入未嘗由户莫知所往毋灼知為怪曰曷不一詰其居祝奉戒以告之女畧不拒即攜手自窓外穿踐荆棘可半里許到一宅雖不華敞而短垣周覆護以曲欄因為祝置飲曰暮夜無以為歡祇得豆羮濁醴少奉從容耳陸[illegible]事者僅小童八九人而器具亦不甚豐備祝飲畢而歸旦以白毋毋慮為淫祠木魅使僕遍索無蹤或謂祝翁曰吾聞物久亦能為妖君家牝豬已過十年其豚在者八九輩且此女常着皂衣是

物也祝然之議欲諸屠肆是夕女復至與祝訣曰相從時緣分有訖關君家行且見逐無由復奉殷勤之歡子善自愛涕泣出明日群豬就屠祝遂免禍

楊氏

長安楊氏宅恒有一婦人年可二十許不知其所由來着青羅帔曳綠絲履面如堆粉素質輕盈徑造楊氏之門曰此婦咸陽人以夫亡僑居近寺聞此須人故來求作主人遂延與三女同居其婦人甚能梳妝結束得錢輒沽脂粉而已初至猶自矜持後遂點蕩不檢醉則言裸體而行夜則竊自出門誘諸男子與淫不

避形迹隣少年欣慕其色時時爭候其門主人雖醜所苦猶不虞其爲怪久而益厭因斥逐之然愈逐愈來不能禁制一日盡取三女內服暴置庭前女不勝其忿極口罵之遂大肆醜言發其內事纖毫必盡如此十餘日楊以爲怪遂呼巫逐之巫去輒來悉莫能止乃徙家避之會楊氏所親自遠而去具爲說之此人素有膽使獨止其宅夜張燈自臥婦人果來僞自留之寢宿私令匿其所曳綠履求之不得狼狽而去取履視之則羊蹄也以計尋之至宅東寺中見長生青羊而雙蹄無甲行甚艱蹶贖而殺之其怪遂絶

周氏女

臨安豐樂橋側開機坊周五家有女頗美姿容嘗聞市外賣花聲出戶視之花鮮妍豔麗非嘗時所見者比乃多與直悉買之徧插於房櫳間往来諦玩目不暫釋自是若有所迷晝眠則終日不寤夜坐則達旦忘寢每到晚必洗梳再飾更衣一新中夜喁喁如與人語父母以為憂密邀行法者至女畧不動色然無懼意有善藝人羽三者居候潮門外周邀延相遇羽問之曰或言君家有祟不可治信乎周曰然吾甚苦之無以禦也因具其故羽曰此猫魈也明日當親為行誅至期周備酒殽香楮延致羽布氣步罡少

時女已振恐羽逝法劍斬其首女不覺而入房熟睡數[illegible]起神宇豁然問其向日所見女曰纔黃昏後一少年狀貌奇偉著裘乘馬而来兩絳蠟導前笙簫隨後凡飲食所須應聲即辦謳吟笑語與人不殊今絕矣經數旬女感疾若妊娠者復召羽書符使吞之自是一切復常

尹氏子

蘇城崇真宮前有尹家父子同處子持匹帛貿易於外多不歸其家有屋三間子婦房在其右一日夜漏下二鼓户忽自開一人逕入子舍婦視之厥夫也滅其燭遽解衣登床婦始問曰汝久客而回何以逼在夜深又何以[illegible]

如此耶夫曰我以它業資財盡空恐吾父怒不敢公回見
之因慫汝故伺夜竊來耳婦信之遂與交際如是乘夜而
來昧爽而去凡半載一日真夫當白晝揚揚而歸婦且不
及問相見畢夫曰吾舟在關門外方纔上皆是糧食吾去
料理載回也甫去不久又忙忙而還婦始疑問其急回之
意夫以他辭對俄又急去及夜真夫始回婦問日間事夫
驚曰何嘗來耶婦乃詳告以往事夫婦始皆悟此必怪
矣夫曰然則此怪猶未知吾歸吾今計誘之明日吾當仍
去而即還潛伏隱處且設伏以伺之汝待其入室可復
閉户大喚吾乃率伏以逐之越五日果復至婦急閉户大

叫。旁夫應開門夫與伏數人速入房隨後掩門視室中則
空空如也杳不見一物於床細搜之至床頂上乃有一[illegible]
伏焉碩體而狸色衆遂擊死秤之重八觔以鹽醃之[illegible]
謂夫曰此雖作怪已是斃肉亦何異哉可烹而食之遂[illegible]
之炊煮其骸中血出甚多及肉熟盡如敗綿絮不可啖[illegible]
棄去後婦遍體發黃卧病三年餘始平安云

李鏊

李鏊者臨江儒生也性強直不畏鬼物嘉靖初薄遊湖[illegible]
邑邑人延以訓子而所居隘陋覩其比室有高樓[illegible]
鑰甚固問主人曰何不假館主人曰此為妖物所[illegible]

死其甲父子四人矣不可犯鑿曰吾直氣動鬼神心[illegible]
天下何妖之足懼主人不得已呼匠啟其鏁以入塵[illegible]
寸鑿汛埽供張將為久居計時生徒十餘人童冠雜坐一
日以事如湖外託冠者攝學事兼守書齋其日童子散去
冠者坐至更深頗懷怖想俄而樓階有人行聲少選一神
至據坐中樓袍笏儼然冠者懼不敢細窺但俯首誦書不
已頃之振衣鳴珮而去冠者幸脫禍匍匐就枕明旦[illegible]而
冠者以告鑿曰妖不勝正吾何畏彼哉是夕與門生[illegible]歸
夜分而倦捲衣假寐謂怪必至懷挺以候忽梯上[illegible][illegible]業
入樓中端坐昨處尋起入卧室鑿視其狀頂金幞衣絳袍步

執象笏垂鬚及腹面色獰惡若世所塑城隍神者鑿佯寐以察之怪見鑿欣笑擧笏揶揚如舞狀將至床前以鼻嗅鑿左耳一吹左耳倏聾矣鑿自念倘更遲留定遭壓死俟其漸近擧挺盡力擊之中其胸有聲呦然而去鑿安寢達曙起呼主人曰汝促索杖來吾與汝縛怪便共踪跡樓下至北廊垣曲有一穴大如斗鍬鍾掘之深三尺許得死牡鼠一頭毛赤色鬚長尺餘秤之重可七觔以來及剥其皮胸有凝血知中其要害故但能入穴死矣

朱仁

朱仁者世居嵩山下耕耘為業後仁忽失一幼子年方[illegible]

歲求尋十餘年終不知存亡後一日有僧經遊造其門攜
一弟子其形容似仁所失之幼子也仁遂延僧於內設供
養良久謂僧曰師此弟子觀其儀貌稍似余家十年前所
失一幼子也僧驚起問仁曰僧住嵩山薜蘿內三十年矣
十年前偶此弟子悲號而來投我我問其故此弟子方孩
幼迷其蹤由不甚明僧因養育之及與洛縣令聰悟無敵
僧常疑是一聖人也君子乎試自熟驗察之仁乃與家屬
共詢問察視其母言我子背上有一黶記遂巡驗得實是
親子父母家屬一齊號哭其僧便留與父母而去父母安
存養育倍於常子此子每至夜即失所在曉即還家如此

二三年父母以為作祟伺而殺之見五月夜化為一大鼠走出及曉却來父母問之此子不語多時對曰我非君子也我是崗上鼠土下小鼠既見我形我不復至矣其父母疑惑闚其夜化鼠去矣

李知微

李知微曠達士也嘉遯自高博通書史至於古今成敗無不通曉常以家貧夜遊過文成宮下初月微明見數十小人皆長數寸衣服車乘導從呵喝如有位者聚立於花樹之下知微側立屏氣伺其所為東復有垝墻數雉墻下一穴穴中有紫衣一人冠帶甚嚴擁侍十餘輩悉稱其小人

若押衙之狀須臾小人皆趍入穴中有一人自長者曰某當為兩閣舍人一人曰某當為殿前録事一人曰某當為司文府史一人曰某當為南宮書佐一人曰某當為馳道都尉一人曰某當為司城主簿一人曰某當為遊仙使者一人曰某當為東垣執戟如是各有所責而不能盡記焉皆憤然若有所恃者似有畀求者唱呼數切皆請所欲長者但立聆視不復有詞有似唯領而已令頃諸小人各率部位呼呵引從入於古槐之下俄有一老父顏狀枯瘦杖策自東而來謂紫衣曰大爲小子所擾也紫衣笑而不言老父亦笑曰其可言也吾當相引入穴而去明日知微掘古

槐而求之唯有群鼠百數奔走四散紫衣與老父不知何物也

陳二翁

福建仙遊縣國初有陳二翁者詣縣訟其妾被殴不知主名華下村正根究縣令許之村民並云無屍令莫能明翁累訴上官言令受賕究抑令親訪其地不得坐罪去別命鄰人鄭相代之鄭聞命憂恚兀坐旅次無以為計忽一道人古冠裳造門求見云公所憂何事答以疑獄不明將受[illegible]譴道人言勿憂吾有一猫公能愛玩日不離手者獄[illegible]決鄭愛其猫其狀亦不過常猫耳道人令珍重而[illegible]

一日哺於懷馴狎可愛到官三日陳翁又重[illegible]然據上坐
[illegible]貌自[illegible][illegible]氣[illegible]悖鄭答以初任姑俟它日翁即厲聲云
公不畏死耶吾將走訴闕下屈公償命鄭不知所答其猫
[illegible]掙乞作勢於懷似求出之狀有頃躍出直上翁面齧其
鼻翁失聲而倒猫囓持不令翁宛轉啼呼求救良久得脫
流血滿面而走猫即逐之鄭覺其異呼壯夫百輩持兵逐
血而往三十里入深山中向一穴而沒猫入衆亦入不見
老翁惟有一白鼠大若狐豚喘息於石床上猫即前抱其
喉殺之剝重百餘觔小鼠十數觔皆伏不能去打死焚於
淵中其所積貨貝米穀以巨萬計悉輦致邑藏村民乃悟

二年前夜一白鼠傷稼有三人逐而殺之其形正同乃其牝鼠也而前令以為人不能究其寃事聞詔旌其興敦今呼鼠曰陳二公云

張四妻

張四以負擔為業其妻年少在流輩中稍光澤張受傭出千里外一白衣客過其家語言挑撻視四旁無人謂妻欲與裔袖出白金數兩為賂妻喜而就之往莆頗久張歸[illegible]聞之詐與妻曰我又將往池州旬日乃可回妻甚喜以[illegible]遣我頗還暮張潛反室持短刀伏戶側夜且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欲[illegible][illegible]入迎刺以刀其人吻吻作聲奔而去[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血白毛極細數十莖張念人妄得有毛此必怪也不復窮詰妻妻始肯言所見即具一牒述始末如供狀式詣道士混元法師董中南自訴董依科作罩法至張舍發符拱立以俟少選有大鴈盤空可五六尺許旋繞屋上觀者闐溢俄飛落古溝中徑搏巨白鼠斃擲於前董命沸油以烹之怪乃絶

陳豐

成化二年長樂士人陳豐獨坐山齋梁上忽墜一[illegible]俄化兩老翁長可五六寸對坐劇談聲如小兒[illegible]分復爲老翁如此者四三遍既而由兩而四由四而八由

八而十六合坐共飲中有兩女子歌舞勸酧其歌辭曰天地小如喉紅輪自吞吐多少世間人都被紅輪誤又歌曰去去去此中不是儂住處儂住三十三天天外天玉皇為儂養男女酒既闌乃合為一大鼠向士人拱揖而去

第二十六卷終

廣豔異編卷之二十七

印月軒主人彙次

獸部二

淮南獵者

張景伯之爲和州淮南多象州有獵夫者常逐獸山中忽有群象來圍獵者令不得去有大象至獵夫前鼻絞獵夫置之於背獵夫刀仗隨墮者象皆爲取送還之於是馱獵夫入深山群象送於山口而返入山五十里經大盤石[illegible]無它物盡象之皮革餘血肉存焉獵夫念曰得無[illegible]我乎懷賓之且過去石五十步有大松樹象以背[illegible]

夫因得登木焉弓墜於地象又尋取仰送之獵夫[illegible]
故象既送獵夫訖因馳去俄而一青獸自松樹南細草中
出氄毛鬃鬣爪牙可畏其大如室電目雷音來止盤石若
有所待有頃一小象自北而來遙見猛獸俯伏膝行既至
盤石恐懼戰慄獸見之喜以手取之擲於空中擲已接取
猶未食噉獵夫望之嘆曰獸畜之愚猶請救於人向來將
予於山欲予斃此獸也予善其意曷可不救於是引縱毒
箭射之洞其左脇獸既中箭來趁獵夫又迎射貫心獸踣
焉宛轉而死小象乃馳還俄而諸象二百餘頭來至樹下
皆長跪展轉獵夫下前所負象又以背承之負之出山諸

象區繞喧號循獵夫至一處以鼻破阜而出所藏之牙凡三百餘莖以示獵夫又負至所選處象又皆跪謝而去獵夫乃取其牙貨得錢數萬

嵩山老僧

嵩山內有一老僧結茅居薜蘿間脩持不出忽見一小兒獨叅禮懇求為弟子僧但誦經不顧其小兒自旦至暮不退僧乃問之曰此深山內人跡罕稀小兒因何至又因何求為弟子小兒曰本居山前父母皆喪幼失所依必是前生不脩善果所致今是以發願捨離塵俗来求我師實欲脩来世福業也僧曰能如是耶其柰僧家寂寞不同於俗

人志願雖嘉能從道心惟十年小兒曰君心與[illegible][illegible]天居士自不容耳不惟我師不容也僧察其敏悟知有善緣遂與披剃小兒為弟子後精進勤劬罕有倫等或演法於僧僧不能對或問道於僧僧不能折老僧深重之以為聖賢之後數年時在素秋萬木凋落凉風悲起巖谷淒清忽慨然西望朗吟曰我本長生深山內更何入他不二門爭如訪取舊時伴休更朝夕勞神魂吟訖復長嘯良久有一群鹿過小兒躍然脫僧衣化一鹿跳躍隨群而去不復見焉

冀州刺史子

唐冀州刺史子傳者忘其姓名初其父令之京求改任子徃未出境見貴人家賓從甚盛中有一女容色美麗子悅而問之其家甚愕老婢怒曰汝是何人輒此狂妄我幽州盧長史家娘子夫主近亡還京君非州縣之吏何詰問頃刻子曰吾父見任冀州欲求婚好初甚驚駭稍稍相許後數日野合中路却還刺史夫妻深念其子不復詰問然新婦對答有理殊不疑之其來人馬且衆舉家莫不忻悅經三十日一夕新婦馬相蹋連使婢等往視遂自扃戶及曉刺史家人至房所不見奴婢至櫪中又不見馬心頗疑之遂白刺史刺史夫妻遂至房前呼子不應命人壞窗開之

有犬白狼銜人走去其子遇食畧盡矣

鄭氏子

近世有鄭氏子者寄居吳之重玄寺暇日登閣忽於閣上見婦人容色甚美因與結歡婦人初不辭憚自後恒至房鄭氏由是惡其本妻不與居止常自安處者數月婦人恒在其所後本妻求高行尼令至房念誦婦人遂不復來鄭大怒何以呼此妖尼令我家以不至尼纔還寺婦人又至尼來復去如是數四後恒罵其妻令勿用此尼妻知有効遂留尼在房日夜持誦婦人忽謂鄭曰晨來欲與君畢歡恨以尼故使其屬厭今辭君去矣我只是閣頭狸二娘耳

言訖不見遂絕

薛二娘

唐楚州白田有巫曰薛二娘者自言事金天大王能驅除邪厲邑人崇之村民有沈其者其女患魅發狂或毀壞形體蹈火赴水而腹漸大若人之妊者父母患之迎薛巫以辯之既至設壇於室卧患者於壇內旁置大火坑燒鐵釜赫然巫遂盛服奏樂鼓舞請神須臾神下觀者再拜巫奠酒祝曰速召魅来言畢巫入火坑中坐頭色自若良久振衣而起以所燒釜覆頭鼓舞曲終去之遂據胡床叱患人令自縛患者反手如縛敕令自陳初泣而不言巫大怒

刀劃之劃然而過而體如故患者乃曰伏矣自陳云嬰中邪術因友浣紗悅之不意遭逢聖師乞自此屏迹但痛腹中子未育若生而不殺以還我是望外也言畢嗚咽不已人皆憫之遂秉筆作別詩詩曰潮來逐潮上潮落在空灘有未終有去情易復情難腸斷腹中子明月秋江寒其患者素不識書字至是落筆詞翰俱雅須臾患者昏睡翌日乃釋然方說初浣紗時有美少年相誘因而來往亦不自知也後旬月產獺子三頭欲殺之或曰彼魅也而信我人也而妄不如釋之其人送於湖中忽有巨獺迎躍負之而沒

鍾道

宋永興縣吏鍾道得重病初差情欲倍常先悅白鶴墟中女子至是猶存想焉忽見此女振衣而來即與燕好是後數至道曰吾甚欲雞舌香女曰何難乃掬香滿手以授道道邀女同含咀之女曰我氣素芳不假此女子出戶狗忽見隨咋殺之乃是老獺口香即獺糞頓覺臭穢

巴西侯傳

吳郡張鋌成都人開元中以盧溪尉罷秩調選不得補於有司遂歸蜀行次巴西會日暮方促馬前去忽有一人自道左山逕中出拜而請曰吾君聞客暮無所止將欲奉邀

命其以請願隨其去鋌因問曰爾君爲誰豈非太守見舞乎曰非也乃巴西侯耳鋌郎隨之入山逕行約百步望見朱門甚高人物甚多甲士環衞雖侯伯家不如也又步數十乃至其所使者止鋌於門曰願先以白吾君客當伺焉入久之而出乃引鋌曰客且入矣鋌既入見一人立於堂上衣褐革之裘貌極異綺羅珠翠擁侍左右鋌趨而拜既拜其人揖鋌升階謂鋌曰吾乃巴西侯也居此數十年矣適知君暮無所止故輒奉邀幸少留以盡歡鋌又拜以謝已而命開筵致酒其所玩用皆華麗珍具又令左右邀六雄將軍白額侯滄浪君又邀五豹將軍鉅鹿侯玄丘校尉

目□教曰今日貴客来願得盡歡宴故命奉請使者唯而
去久之乃至前有六人皆黑衣巤然其狀曰六雄將軍巴
西侯起而拜六雄將軍亦拜又一人衣錦衣戴白冠貌甚
猙獰曰白額侯也巴西侯又起而拜白額侯亦拜又一人
衣蒼其質魁岸曰滄浪君也巴西侯又拜滄浪君亦拜又
一人被斑文衣似白額侯而稍小曰五豹將軍也巴西侯
又拜五豹將軍亦拜又一人衣褐衣首有三角曰鉅鹿侯
也巴西侯揖之又一人亦異狀類滄浪君曰玄丘校尉也
巴西侯每揖之然後延坐巴西西向坐鉅北向六雄白額
滄浪處於東五豹鉅鹿玄丘處於西既坐飲酒命樂奏[illegible]

人十數輩歌者舞者絲竹既發窮極其妙白額侯酒酣顧謂
鋌曰昨今尚未夜食君能為吾致一飽邪鋌曰未卜君侯
所以食者願教之白額侯曰君之軀可以飽吾腹亦何貴
徒味乎鋌懼悚然而退巴西侯曰無此理柰何宴席之上
有忤貴客邪白額侯笑曰吾之言乃戲耳安有如是哉固
不然也久之有告洞玄先生在門願謁白事言訖有一人
被黑衣頸長而身甚廣其人拜巴西侯揖之與坐且問曰
何謂而來乎對曰某善卜者也知君將有甚憂故輙奉白
巴西侯曰所憂者何也曰席上人將有圖君君不除後必
為害願君詳之巴西侯怒曰吾歡宴方洽何處有怪焉命

殺之其人曰用吾言皆得安不用吾言則吾死君亦死矣若之何錯有後悔其可追乎巴西侯遂殺卜者致於堂下時夜將半衆盡醉而皆卧於榻鋋亦假寐焉天將曉忽悖而寤見已身卧於大石龕中其中設繡帷服玩珠璣羣泉有一巨猿狀如人醉卧於地蓋所謂巴西侯也又見巨熊卧於前者蓋所謂六雄將軍也又一虎頂白亦卧於前所謂白額侯也又一狼所謂滄浪君也又一文豹所謂五豹將軍也又一巨鹿一狐皆卧於前蓋所謂鉅鹿侯玄丘校尉也而俱冥然若醉狀又一龜形狀甚異死於龕前乃向所殺洞玄先生王也鋋既見大驚即出山逕馳告里中人里

人相集得百數遂執弓挾矢入山中至其處猿忽驚而起且曰不聽洞玄先生言今日果如是矣遂圍其龕盡殺之其所陳器玩莫非珍麗乃具其事以告太守先是人有持其金貝繒帛過此山者俱無何而失且有年矣自後絕其患也

陳巖

潁川陳巖字叶夢舜陽人僑居東吳景龍末舉孝廉如京師行至渭南見一婦人貌甚姝衣白衣立於路傍以袂蒙口而哭若負冤抑之狀巖乃訊之婦人泣而對曰妾楚人也侯其氏家於弋陽縣先人以高尚聞於湘楚間由是隱

跡山林未嘗有謁侯伯妾雖一女子亦有異其類之志嘗棲跡蓬瀛崑閬以遂其好適遇有沛國劉君君者尉氏陽嘗與妾先人為忘形之友先人慕劉君之高義遂以妾歸劉氏自為劉氏婦且十年矣未嘗有纖毫過失前歲春劉君調補真源尉未一歲以病免盡室歸於渭上郊居劉君無行又娶一盧氏者渼上人性極悍戾每以唇齒相及妾不勝其憤故遁而至此且妾本慕神仙嘗欲高蹈雲霞安能堅之隱甘橡栗之味亦足以終老豈徒擾於塵世適足為累今者分不歸劉氏矣已而嚬蹙怨咽若不自解嚴性端慤聞其言甚信之因問曰女郎何將歸乎婦人曰妾[illegible]

人安所歸雖然君之見問其有意耶果如是又安敢逆君之命巖喜即以後乘載而偕焉至京師居永崇里其始甚謹後乃不恭往往詬怒若發狂之狀巖惡之而且悔明日巖出婦人即闔扉鍵其門以巖衣囊置庭中毀裂殆盡至夕巖歸婦人拒而不納巖怒即破戶而入見巳之衣資悉已毀裂巖因詬而責之婦人忽發怒毀巖之衣襟佩帶殆無完縷又爪其面嚙其肌一身盡傷血沾於地巳而嗥呼者移時巖患之不可制於是里中民俱來觀簇其門時有郝居士者在里中善視鬼有符籙呵禁之術聞婦人哭音顧謂里中民曰此婦人非人乃山獸也寓形以惑於世耳

即且告於嵓巖郎詣焉居士乃至嵓所居婦人見嵓至來甚懼居士出墨符一道向空擲之婦人大叫一聲忽躍而去立於庭屋上嵓竊怪之居士又出丹符擲之婦人遂委身於地化為猿而死嵓既悟其妖異心頗怪悸後一日遂至渭南訊其居人果有劉君廬在郊外嵓郎詣而問焉劉曰吾嘗尉於弋陽弋陽多猿狖遂求得其一近茲且十年矣適遇有故人自濮上來以一黑犬見惠其猿為犬所嚙因而遁去竟不窮其事嵓後以明經入仕終於秦州上邽尉

汪鳳

唐蘇州吳縣旴汪鳳宅在通津往往怪異起焉不十數年鳳之孩子洎僕使婁死喪畧盡鳳居不安因貨之同邑盛忠忠居未五六歲其親戚凋殞又復無幾忠大憂懼則損其價而摽貨焉吳人皆知其故久不能售邑胥張勵者家富於財群從強大為邑中之豪橫居與忠同里每旦詣曹路經其門則遥見二青氣粗如箭幹而緊銳徹天焉勵謂寶玉之藏在下而精氣上騰也不以告人日日視之因詣忠請以百緡而交關焉募徒入候晨旦其氣不衰於是大具畚鍤發其氣之所萌也掘地不六七尺遇磐石焉去其石則有石櫃雕琢萌也掘地不六仍以鐵索周匝束縛皆

用鐵汁固縫重以石灰密封之每函各以朱記七竅文若謬篆而又屈曲勾遶不可知識勵即加鉗鎚極力開折石櫃既啟有銅瓮可容一斛瓮口銅盤覆焉用鉛錫錮護仍以紫印九竅迴旋印之而印文不類前體而全如古篆人無解者勵折去銅盤而瓮口以緋繒三重冪之勵方揭起忽有大猴跳而出衆各驚駭無敢近者久之超踰而莫知所詣勵因視瓮中乃有石銘云禎明元年七月十五日茅山道士鮑知遠囚猴神於此其有發者發後十二年胡兵大擾六合煙塵而發者俄亦滅族禎明即陳後主叔寶年號也勵以天寶十二年十月發至十四年冬禄山起戎自是

周年闔家滅矣

大士誅邪記

洪武間塩官會骸山中有一老道緇服蒼顏幅巾縕履居嘗恂恂恢諧則秀發如瀉雖不事生業而日常醉歌於市間歌畢長舞或跳水或緣枝宛轉盤旋鶩魚飛燕莫能過也又且知書善詠嘗與登遊文士相賡歌焉山居熟識者雖以道人呼之而心甚疑議然卒莫能根究其實也一日大醉索酒肆中筆硯題風花雪月四詞於石壁閱者稱賞後見墨蹟漸深磨湟不能去人又怪之詞併録左其一風

嫋嫋風嫋嫋々顛泣孤松春郊摇弱草收雲月色明撥霧

天光早清秋晴送桂香来極夏頻將炎氣掃風嫋嫋野花亂落令人老其二花豔豔花豔豔妖嬈巧似粧鎖碎渾如剪露凝色更鮮風送香嘗遠一枝獨茂逞冰肌萬朵爭妍含醉臉花豔豔上林冨貴真堪羡其三雪飄飄雪飄飄翠玉封梅蕚青鹽壓竹稍灑空翻絮浪積檻聳銀橋千山渾駭鋪鉛粉萬木依稀擁素袍雪飄飄長途遊子恨迢遙其四月娟娟月娟娟乍缺鈎横野方圓鏡挂天斜移花影亂低映水紋連詩人舉盞搜佳句美女推窓遲月眠月娟娟清光千古照無邊離山里許有大姓仇氏者夫妻四十無嗣乃刻慈悲大士像供禮於家朝夕香花欲求如願每年

於二月十九則齋戒處誠躬往天竺而禱如是者三越歲果姙得育一女孩及週名為夜珠取掌上珠意也時年十九父母已六十餘矣端慧多能工容兼妙夫妻望之甚重必得佳壻倚托殘年故荏苒以待也詎料為老魅所知不求媒妁自薦於其門父母大怒逐之使出老魅從容不動曰吾丈誤矣盖聞選擇東床不過為老計耳僕能孝養吾丈於百歲前禮祭吾丈於百歲後是亦足以任所重矣酬所托矣此不為佳何為佳乎大姓復叱曰不思人鳳薰猶甚非偶顛而乃冒慚妄語狎侮傷人非病狂則喪心者奚足與較復呼壯力持杖逐之老魅行且言曰今則去矣後

雖追悔何門求見我我大姓復指詈曰視汝罪當已枯宜塚待之方急人形鬼質求汝奚為行將見汝為犬鴉所飽則有之矣老魅掀髯長笑而退越兩日夜珠方倚窓繡鞋忽見巨蝶一雙飛至紅翅黃身黑鬚紫足如流霞飛火旋遶夜珠左右而不舍似若眷戀其香者夜珠喜異輕以袖羅撲之撲不能得笑呼女奴、徐相追逐直至後園牡丹花側二蝶漸大如鷹扶挾夜珠從空踰垣飛去女奴駭報大姓大姓驚走號呼莫可挽救時夜珠雖心知墮術而此身則無主也履荆蓁踐險阻方至巑岏山窟中一洞甚小僅可容頭洞邊老魅拱立伸把珠手不覺豁然有聲洞忽闢

喪而身已進内回視其門則抱合不可啟矣洞中寬敞如堂人而猴形者二十餘皆承應老魅所役旁有一房精潔炳煥頗僭室几窗間且置筆硯書史竹床石凳擺列兩行又有美婦閨鬟八九人或坐或立床前特設一席無烹炙味香花酒果而已老魅因謂衆曰試與新人成禮遂牽珠衣夜珠且恐且怒却之甚嚴老魅喝猴形者四五輩揪挾並坐老魅喜頻自行酒須之大醉一婦一鬟扶伴中床而寢夜珠雖蹲踞磴下苦不成寐明起老魅見珠悲泣拊其肩慰之曰家園咫尺勝會方新何乃不勉少年徒為自苦若欲執迷則石爛河枯矣亦未可復出不如從事之為得也

夜珠聞言觸壁欲盡老魅私使衆美勸之珠遂不食水米欲自餓死李處及旬一毫無恙因見老魅秋收田間稻花貯之石櫃日則炊花合餘則玉粒滿釜又能以水盛甕用米一撮仍將紙封其口瘞於松灰間不開二三日開封取吸湛然香醪也或天雨不出則剪紙為戲有蝶者鳳者犬者燕者狐狸者猿猱蛇鼠者囑之使去往某家取某物來則時刻即至用後復使還之其桃梅菱栗等果月輪猴形者二人供辦然皆帶葉連枝非貨殖市中物也數者皆怪異又不知何法一日老魅它出衆美亦嘆息謂珠曰吾輩豈山妖野偶乎但今生不幸為彼術致此中撇父母養

縲絏朝暮憂思竟成無益所以忍恥偷生譬作羊豕牛馬以自解耳事勢如斯爾吾力且何奈不若稍寬一二待命於天尚彼罪惡有終或可披雲再世言畢各各淚下如雨忽傳老魅至俱掩拭而散是夜珠遣攝之從大姓思望雖殷無所用力但日夕於慈悲大士前哭祝而已一日會散類上忽幡竿直竪竿末挂一物莫識好事者航梯而至其所但見嶒岏中一洞甚大婦女十餘人僵臥不一如醉迷之狀其老猴數十皆身首異處膏血交流竿上之物則一骷髏高緻耳好事者驚異急報其令長官令長官郎遣兵捕收勘方知皆良家婦女久為妖所誤出示召領閤而大姓

喜躍奔探女果在内及袒旛竿方識天竺大士殿前物也年月猶存一旦徙至於此非神力詎可能乎因悟大姓感神之誠同還者皆来拜謝於是協資建廟山頂奉像其中香火不絶其石壁書詞又且拂滅如洗人遂得知道人郎老魁云

張氏婦

廬陵張氏婦夜見一小兒自天窓中由米櫃而下解衣就榻初欲拒而口噤肢弱竟為所制逮曉告去後亦遭其[illegible]打其叔老巫者有禳鬼法與其母約開櫃檻之不獲乃[illegible]身於窓外令母持穢物潑之母得一柔物於床側亟[illegible]

乃一獮猴皮痠㩻之火中而猴已覺呼曰誰人將我手帕去巫呼家人盡出照驗其物一赤身小兒也搏顙求哀曰吾已五百歲失皮力不能去然任汝刀劍水火不能侵也何如還我手帕此去不復相擾矣巫取利刃刺之若剸金石蒸之飯熟則嘻笑熬百沸油煎之又不爛巫無可柰何盛以木籠送張真人府猴弭於籠中曰天師無恙真人懼破籠縱於宅山而去

薛刺史

薛放尚書曾祖為湖南刺史罷郡京中閑居善治家旦暮必策杖撿校其宅常晨起因至廚中見竈內有燈熒熒然

莫究其變者曰燈不滅又置其竈中何也及至竈前視之忽見一獼猴可長六七寸前有一小臺盤子方圓尺餘內盛品食皆極小而甚備又前置一盞燈猴對之而食薛大駭異乃以拄杖刺之竈雖淺而盡其技終不能及乃命妻子僮僕觀之皆不知所為其猴忽置燈於盤子上以頭戴盆而出竈又行至堂前階上復設燈置盤而食旁若無人薛氏驚懼乃令子弟出外訪求術士以禳之及出門忽逢一道士乘驢謂薛氏子曰郎君神情極甚倉卒必有事故適過此宅見妖氣甚盛其平生所學道術以濟急難如有事請為郎君除之薛子大喜下馬拜請至宅使君具餐[illegible]

迎丈夫等悉拜迎坐於中堂猴見道士亦無懼色道士曰此乃使君積世深冤今之來為禍不淺使君及妻子悲涕求請良久道士曰有幸相遇當為祛除然此物終當屈辱使君方肯解釋薛曰苟得無它敢辭屈辱道士曰此猴今欲將臺盤及凳上使君頭上食畢當去可乎薛不敢辭妻子皆泣曰此是精魅物安可置頭上乞尊師別為一計道士曰不然先將臺盤子於頭上後令於盤中食之可乎妻又曰不可道士曰不然無計矣薛又哀求之良久道士家有廚櫃之類乎令使君入其中令猴於其上食之可乎皆曰可遂取木櫃中施相褥薛入櫃中閉之猴即戴臺盤

擭燈而上乃置之而食妻子環繞其旁共憂涕泣忽失道士所在驚駭求覓之次猴及壺盤燈亦皆不見遂開櫃視之使君亦不見舉家號哭求覓無復蹤跡遂具喪服以[illegible]招魂而塟焉

侯將軍

天台市吴醫有女年及笄方樗蒱忽於中庭見故樓恍[illegible]間忘其死與敘間闊樓曰當春光瀲灔花可人景物[illegible]此姑獨無念乎女不荅又曰必待媒妁之言不過得一[illegible]生或一小吏或富室豪子如是極矣有侯將軍者[illegible]名族仕御馬院家天子眷寵得大官風標態度魁[illegible]

過餘子百倍如尚有意吾當為卑章女曰唯父母命是聽
得聘娉曰汝謂之可即可爾何庸待二親言畢而沒女自
是精爽迷罔頓如癡人正晝昏昏暮則華妝靚飾伺夜若
有所之殆一年許形悴質消變其家莫之測巫師禳解萬
端不效忽語曰我將軍明日當至宜延接不然將降大禍
父母不敢拒強為設盛饌呼倡樂羅陳於堂至期聞外傳
呼甚雄已而高牙大纛騶從戈戟絳燭前列後騎歐吹軒
蓋陸續而來十餘輩衣巾各殊或被戎服或絳綃而冠或
赭黃而帽大抵皆美丈夫也吳叟拜之皆答拜揖遜就席
觴行酧勸謔浪盡歡敬酒與女同載而出繼此時一來吳

氏不見復攜其人言此人術絕人生道法通神盍往告吳說
行持燈奔謁窗書符以使置於門首妖見之曰吾非鬼何
畏此哉笑而出窗閉之大怒亟訪吳建壇咒獄皆見騰龍
駿虎神物紛雜環繞其居妖亡在友室頗窘懼呼卒索馬
欲趨小樓而上既出復入者數四明日密謂吳氏曰但見
物如飛鳥者急擊勿失吳伏壯僕持梃候門夜有黃雀入
即擊之應手化為鶯再擊之已如鷹少選大如車輪見者
怖走窗物神將禽捉始仆地死乃巨猴也兩翅如蝙蝠凡
三夕獲三物其一首若熊復畫地乃為牢命力士搜捕妖
黨得狐狸蛇虺木石鳥獸之怪不可計皆輦致鐵臼內搗

碎以訴其嫂潰誘之狀郎引伏以親故不治焚猴尸揚灰江上求其魄於海取女遂如初寧辭去凡賂謝錢帛分毫不受女益蘇白父母曰向者明知為妖類方肆虐時正欲上訴於天亦不可得蓋其徒千百成群往來太空間縱有帝奏必為所邀奪雖城隍里域之神尚不能制況於人乎寧毋先乞名全真字立之京師人

蔡京孫婦

宣和二年太師蔡京府有奇祟淋柰若有其孫婦每以黃昏時豔粧盛服端坐戶外若有所待已則入房昵昵與人語歡笑徹旦晡後昏困熟睡視骨肉如胡越然飲食盡廢蔡甚

董志招寶籙宮道士治之及京城有名道流前後數十輩皆痛遭折辱狼狽乞命而退時張虛靜在京師密奏召之方及上堂鬼嘯於梁張曰此妖怪力絕大蓋生於混沌初分之際恐未易遽除容以兩日密行法若不能去決非吾輩所能施功吾亦未如之何矣蔡問所欲何物但令辦香花茶菓它一切弗用三日後詣蔡府坐未定有大飛石自梁上墜幾敗張面俄梁上一物如猿猱笑謂張曰都下法師無數並出手不得汝何等小兒敢來相抗張不顧但焚香作法猱忽自左手第一指出火下燒灼之張凝然不動就火中加持良久而滅又自第二指出火如初五指既遍

復用右手及兩眼最後舉體發烈焰滿堂熾然不可向邇
張畧無所傷喜曰祟技止此耳叱之使下縮栗震懼張紬
諸袖中將起蔡曰可使見形乎張曰見則首在空中舉不
無驚怖蔡固欲驗之乃出而再叱聲未絕口已高數千丈
蔡懼請急收之遂復故形蔡論使致誅不可曰此妖上通
於天殺之將有大禍今寘之海外如人間之沙門島未無
還期譴罰如是足矣遂捨去孫婦即日平愈

璩小十

南劍州尤溪縣人璩小十於縣外十里啟酒房沽道頗振
只駐宿於彼唯留妻李氏及四男女兩婢在市居毋經旬

月則一還舍然逼暮必反紹熙四年八月夜且二更
戶而入攜酒一尊李問之爾既歸來何必衝夜豈不防路
次虎豹不測乎瓊曰我因薄醉思汝又念家中乏人看覷
房內僕使自足用故抽身且來宿卧纔曉便行矣洎就枕
歡洽異於常時自是輒用此際來門不關扃以待之至十
二月李懷妊明年三月瓊歸詳妻腹大謂之曰我經歲不
曾共汝同衾枕何由有孕汝實與誰淫姦速言之李曰從
去年八月汝夜夜將酒來共飲兒女共慶奴各得一盞酒
盡然後登床天未明即去有如不信請遂一叩之衆言並
同瓊不能實究呼房僕王四使李詢夫行止王云十郎未

嘗離本房李曰然則酒餅是誰將到王云今夜君復來但留下餅卻俟來日審實已而又至璩別命僕韓二同王四再驗之酒見主公與主母對酌認其衣裝形貌言笑舉動了無少異二僕唱咪羅急走詣酒房璩十正傍徨燈下以洎請託僕告之璩曰一段精怪我也理會不得即磨淬利刃秉炬而起語二僕曰隨我去如殺了人我自承當不以累汝及家時已三更後令王四先剔㗂李氏飲席猶未竟閽府閤何為曰十郎教送牛肉來既得入璩揮刃刺若男子殺之化作老猿凡重七十觔李先身生一小猱溺死之棄於荒野

猩猩八郎

金陵商客富小二以紹興間泛海至大洋覺暴風且起喚舟人下矴石整帆檣以為備未訖而舟溺富生方立蓬頂與之俱墜急持之漂蕩抵絕岸行數十步滿目皆山巒全無居室饑困之甚值一林桃李纍纍垂實亟取食之俄有披髮而人形者接踵而至徧身生毛畧以木葉自蔽逢人皆喜挾以歸言語極啁咻亦可曉解每日不火食唯啖生菓環島千百穴悉一種類雖在巖谷亦秩秩有倫各為匹偶不相揉雜衆共擇一少艾女子以配富旋誕一男富夙聞諸舶上老人知為猩猩國生兒全肖父但微有長毫[illegible]

毛時屢當竄展伏纔出輙遷巨石窒其竇或倩會人守視踁
誕此男乃聽其自如時時偕往深山摘採果實富自料此
生無由返故鄉而妻以韶秀頗安之凡二歲因携男獨縱
步望林杪高梔越而下為主人道其故請得附行許之郎
抱男以登無来追者遂得歸男既長富啟茶肆於市使之
主持賦性極馴旁人目之為猩猩八郎

曹倡

滌城曹十者名倡也與里中一人相眷情事深酷誓不它
有所諧其母數加阻間而卒不解一日倚門覩少年衣方
空褫皂輣青巾摇颺而過曹倡不覺失口呼曰官人請

殊少年微晒整巾而入坐定詞溫氣和容止可憐顧盼婉
如也曹倡為之心醉少頃出白金一星具酒交杯留宿妓
都忘里人舊約寵移新偶尤倍於前殆無虛枕之宵其母
見少年往来翕忽問其家所在及名字親識俱不肯言疑
之倡亦自言此郎體寒如冰殆不類人母曰是必妖也今
夕可乗其寐而縛之驗是何物其夕少年至倡呼使先寢
不聽反令倡先焉倡纔解衣郎以繩縛其手足捷之曰吾
與汝交往未嘗負一宵錢鈔何故以妖物見疑欲加毒害
今必盡汝命女大哭母聞趨出跪謝且誓不舉妄念乃縱
之同宿由是出入其家纖悉必知商人求見者稍欲一至

郎空中下兩三掌不敢更覩亡上客至今纏綿或有見其真

形者乃皇陵中老獾狀云